

杭州全书·运河(河道)丛书

王国平 总主编

运河文化名镇塘栖

顾志兴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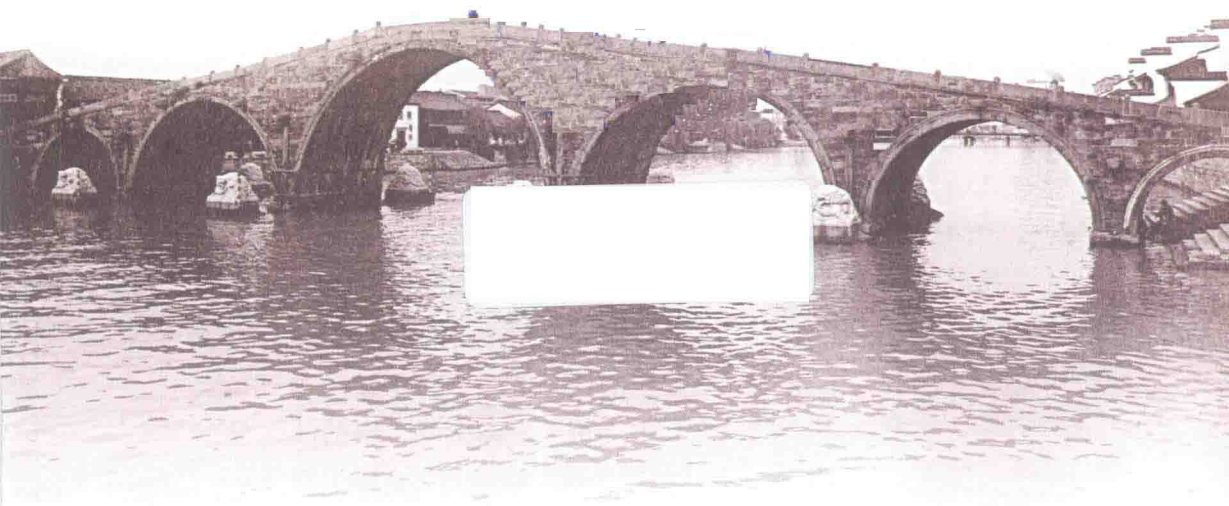


杭州出版社

王国平 总主编

运河文化名镇塘栖

顾志兴 著



杭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运河文化名镇塘栖 / 顾志兴著. —杭州: 杭州出版社, 2015.5

(运河(河道)丛书)

ISBN 978-7-5565-0211-0

I. ①运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大运河—文化史—杭州市
IV. ①K295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305688号

运河文化名镇塘栖

顾志兴/著

责任编辑 杨清华 王 凯
美术编辑 马圣燕
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(杭州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)
电话: 0571-87997719 邮编: 310014
排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杭州星晨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710 mm × 1000 mm 1/16
字 数 200千
印 张 10.625
插 页 5
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65-0211-0
定 价 40.00元



杭州全书总序

城市是有生命的。每座城市，都有自己的成长史，有自己的个性和记忆。人类历史上，出现过不计其数的城市，大大小小，各具姿态。其中许多名城极一时之辉煌，但随着世易时移，渐入衰微，不复当年雄姿；有的甚至早已结束生命，只留下一片废墟供人凭吊。但有些名城，长盛不衰，有如千年古树，在古老的根系与树干上，生长的是一轮又一轮茂盛的枝叶和花果，绽放着恒久的美丽。杭州，无疑就是这样一座保持着恒久美丽的文化名城。

这是一座古老而常新的城市。杭州有8000年文明史、5000年建城史。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，杭州文化始终延绵不绝，光芒四射。8000年前，跨湖桥人凭着一叶小木舟、一双勤劳手，创造了辉煌的“跨湖桥文化”，浙江文明史因此上推了1000年；5000年前，良渚人在“美丽洲”繁衍生息，耕耘治玉，修建了“中华第一城”，创造了灿烂的“良渚文化”，被誉为“东方文明的曙光”。而隋开皇年间置杭州、依凤凰山建造州城，为杭州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此后，从唐代“灯火家家市，笙歌处处楼”的东南名郡，吴越国时期“富庶盛于东南”的国都，北宋时即被誉为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的“东南第一州”，南宋时全国的政治、经济、科教、文化中心，元代马可·波罗眼中的“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”，明代产品“备极精工”的全国纺织业中心，清代接待康熙、乾隆几度“南巡”的旅游胜地、人文渊薮，民国

时期文化名人的集中诞生地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湖山新貌，尤其是近年来为世人称羡不已的“最具幸福感城市”——杭州，不管在哪个历史阶段，都让世人感受到她的分量和魅力。

这是一座勾留人心的风景之城。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“西湖天下景”，“壮观天下无”的钱江潮，“至今千里赖通波”的京杭大运河（杭州段），蕴涵着“梵、隐、俗、闲、野”的西溪烟水，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，杭州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，都美不胜收，令人惊艳。今天的杭州，西湖成功申遗，中国最佳旅游城市、东方休闲之都、国际花园城市等一顶顶“桂冠”相继获得，杭州正成为世人向往之“人间天堂”、“品质之城”。

这是一座积淀深厚的人文之城。8000年来，杭州“代有才人出”，文化名人灿若繁星，让每一段杭州历史都不缺少光华，而且辉映了整个华夏文明的星空；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，为杭州文化添彩，也为中华文明增重。今天的杭州，文化春风扑面而来，经济“硬实力”与文化“软实力”相得益彰，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齐头并进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完美融合，杭州不仅是“投资者的天堂”，更是“文化人的天堂”。

杭州，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叙说，有太多的人物值得追忆，有太多的思考需要沉淀，有太多的梦想需要延续。面对这样一座历久弥新的城市，我们有传承文化基因、保护文化遗产、弘扬人文精神、探索发展路径的责任。今天，我们组织开展杭州学研究，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。

杭州学是研究、发掘、整理和保护杭州传统文化和本土特色文化的综合性学科，包括西湖学、西溪学、运河（河道）学、钱塘江学、良渚学、湘湖（白马湖）学等重点分支学科。开展杭州学研究必须坚持“八个结合”：一是坚持规划、建设、管理、经营、研究相结合，研究先行；二是坚持理事会、研究院、研究会、博物馆、出版社、全书、专业相结合，形成“1+6”的研究框架；三是坚持城市学、杭州学、西湖学、西溪学、运河（河

道)学、钱塘江学、良渚学、湘湖(白马湖)学相结合,形成“1+1+6”的研究格局;四是坚持全书、丛书、文献集成、研究报告、通史、辞典相结合,形成“1+5”的研究体系;五是坚持党政、企业、专家、媒体、市民相结合,形成“五位一体”的研究主体;六是坚持打好杭州牌、浙江牌、中华牌、国际牌相结合,形成“四牌共打”的运作方式;七是坚持权威性、学术性、普及性相结合,形成“专家叫好、百姓叫座”的研究效果;八是坚持有章办事、有人办事、有钱办事、有房办事相结合,形成良好的研究保障体系。

《杭州全书》是杭州学研究成果的载体,包括丛书、文献集成、研究报告、通史、辞典五大组成部分,定位各有侧重:丛书定位为通俗读物,突出“俗”字,做到有特色、有卖点、有市场;文献集成定位为史料集,突出“全”字,做到应收尽收;研究报告定位为论文集,突出“专”字,围绕重大工程实施、通史编纂、世界遗产申报等收集相关论文;通史定位为史书,突出“信”字,体现系统性、学术性、规律性、权威性;辞典定位为工具书,突出“简”字,做到简明扼要、准确权威、便于查询。我们希望通过编纂出版《杭州全书》,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展示杭州的前世今生,发挥其“存史、释义、资政、育人”作用;希望人们能从《杭州全书》中各取所需,追寻、印证、借鉴、取资,让杭州不仅拥有辉煌过去、璀璨的今天,还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!

是为序。

王国平

2012年10月

运河（河道）全书序

人类自从有文明史以来，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，在利用自然河道的同时，世世代代不断在开挖河道、修筑河道、治理河道。

河流，给人们以生命之水，可以饮用，又可以浇灌禾苗、树木、田地。河流，既解决了人的交通之便，又有运输之利，更有防洪排涝之功。河流，流来了粮食、金钱、财富，也流来了幸福与美好的生活。

杭州地处杭嘉湖水乡，北接京杭大运河，南通钱塘江，水网密布、河道纵横、桥梁众多、航运畅达，有“东方威尼斯”之称。

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、工程最大、最古老的运河之一。它不舍昼夜地流淌了2400多个春秋、穿越长达1700多公里的土地。它与万里长城名闻寰宇，被世界公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不朽杰作，是人类文明史上伟大的人工创造。

京杭大运河在杭州境内全长约52公里，由北向南贯穿了余杭、拱墅、下城、江干四个区，贯通联结了众多市区河道。运河交通孕育了杭州城市，水运带动了经济文化，水网灌输了市井街巷，使杭州成为历史和文化的东南名郡。

河流是杭州历史的现实见证，是保存古代灿烂文化最丰富的长廊、博物馆与百科全书。早在元代，意大利旅行

家马可·波罗，乘着航船沿大运河一路到达杭州，从内心发出了赞叹：“啊，这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！”城市河流本身就是千年遗留下的历史文物。在那长长的流水里，沉留下太多的历史文化积淀。河道上的桥梁闸坝、雕塑石刻、文字图案，岸上的亭台楼阁、寺庙庵堂、民居建筑、长街短弄，以及历史传说、歌谣图画、风物掌故、民风民俗，都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，是流动的文化。

历朝历代都把治水作为杭州城市的重要任务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杭州就多次组织全市性的大规模保护与整治。从20世纪50年代起，中河、东河就进行了多次疏浚；并先后对武林头至余杭塘栖段、余杭运河堤塘、运河德胜坝至艮山港等运河主次河道，开展疏浚拓宽、截弯取直、清除河障、挖掘污泥等治理工作。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，杭州市委、市政府更把保护利用大运河提到议事日程，让这条杭州母亲河重新恢复青春。

在沟通钱塘江和运河截污工程全面建成的基础上，2002年，杭州市委、市政府把运河（杭州段）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列为城市建设“十大工程”之一，其总体目标是：还河于民，申报“世遗”，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。自2006年以来连续七次推出“新运河”，保护修缮沿岸小河直街、拱宸桥桥西、大兜路、塘栖水北及水南等历史街区，改善民居3000余户。整治运河支流，整修新建桥梁20余座，贯通两岸游步道21公里，整治新增休闲绿地2000余亩，自然生态得以修复和提升，惠及民生，泽被天下。保护和修缮了富义仓、桑庐、广济桥、乾隆御碑等一大批历史文化遗产；沿岸芜废的旧厂房和仓库变身博物馆群落和文创产业基地，工业遗存得到保护和重新利用。

1982年中东河治理拉开了改革开放以来杭州河道整治的序幕，从1996年至2006年十余年间，三轮整治累计完成

18条约80公里河道。2007年开始，围绕“水清、流畅、岸绿、景美、宜居、繁荣”目标实施市区河道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工程，由此拉开了杭州历史上规模最大、历时最长、力度最强的市区河道综保工程帷幕。至2012年底，累计整治河道212条（段），总长达463公里，河道水质得到初步改善，休闲、旅游、景观、排涝等综合功能得到完善和提升，内河防洪排涝能力显著提高。尤其在2010年，对杭州历史最悠久、底蕴最深厚、居民最集中、特色最鲜明的中河与东河实施综合治理与保护，通过水质治理、文化挖掘、河道沟通、桥梁整治、亮灯、绿化等工程，提升了老城区原住民的生活品质，使中东河成为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新名片。川流不息的河道，开放闲适，不尽长流，正与杭州市民的生活高度叠合。

如今，随着河流两岸历史街区的相继开街，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的建成开放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，一条蕴意深远的运河文化带启动规划建设。穿城而过的大运河联结起中东河、城西四港四河，水上旅游线精彩亮相，独具运河特色的漕舫游船随波穿行。杭州河流两岸变得愈加宜居、宜文、宜业、宜游、宜商。

为了全面反映杭州运河与市区河道的历史与今天，让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更加享誉世界，杭州运河（河道）研究院组织专家学者编著了这套《运河（河道）全书》。作为此书的编撰主持单位，由衷地感到高兴与慰藉，并向付出辛勤劳动的单位与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。

是为序。

刘 颖

2013年1月

（刘颖，中共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委员会、中共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委员会党委书记，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，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局长）

前 言

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，是一座明代时兴起的历史文化名镇。塘栖成为江南名镇，和大运河密切相关。元至正十九年（1359）张士诚发动军民20万，开挖五林港至杭州江涨桥运河，称新运河。河长45里，宽20丈，历10年而成。张士诚开挖新运河的目的是便于军运，但由此催生了一个镇市——塘栖，所谓“河开矣，桥筑矣，市聚矣”（《唐栖志》卷一《图说》）。到了明正统七年（1442），巡抚侍郎周忱主持兴筑运河塘岸，长13272丈，造桥72座，使之水陆并行，以利漕运，塘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，正如王同《唐栖志》所言：“唐栖以官道所由，风帆梭织，其自杭而往者，至此得少休；自嘉秀而来者，亦至此而泊宿，水陆辐辏，商货鳞集，临河两岸，市肆萃焉。”

自明代中后期起，有运河之便，居民负塘而居。因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之便，明代起有陈氏、卓氏、沈氏、吕氏等姓，纷纷迁此寓居，蔚为巨族；即以土著而论，泉漳丁氏与沈氏、孤林胡氏、淶溪徐氏、博陆钟氏亦以文章科第炳耀一方。文化底蕴十分深厚。尤其是明代吕氏樾馆、卓氏传经堂，清代劳氏丹铅精舍、朱氏结庐藏书之富名闻全国，世人称羨。

清代，康熙、乾隆二帝十一次南巡杭州，曾多次驾临塘栖，并于乾隆间在此建行宫，以为驻蹕之所，塘栖之名盛传南北。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是，自明代中叶以后直至近现代，在全国文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家、诗人、词人、书法名家、画坛巨擘如王世贞、文徵明、祝允明、王穉登、蓝瑛、文嘉、徐霞客、陈继儒、李渔、俞樾以迄林纾、吴昌硕、张大千、郁达夫、丰子恺、俞平伯等文化名人都与塘栖结缘，留下了印迹。早在南宋永颐和尚就在唐栖寺参禅修行，他是当时的江湖诗人之一，时有吟唱，结集为《云泉诗集》。南宋的另一位诗人周弼，曾数度远

道来塘栖与永颐和尚唱和,《留别唐栖云泉上人》《赠唐栖寺僧》就是他们友谊的见证。元代的书画巨匠赵孟頫曾应高僧之请,为永明寺(后改大善寺)题额,据清乾隆时何琪撰《唐栖志略》中曾有记载:“额为赵孟頫书,字大径尺,结体古茂,盖真迹也。”看来此匾至清代乾隆年间尚存。尽管塘栖其时尚未成镇,可能是个小小渔村,然已引得文士们为之驻足,令人瞩目。

明清以来,塘栖本土出现了一个文人群体,如卓明卿、卓发之、卓人月、徐士俊等,皆为诗坛名家、词家圣手、曲坛健将。他们和当时影响甚大的吴中诗人如王世贞、文徵明、王穉登等诗文结社、浅斟低唱,或邮筒往返,或应邀来栖水小住,留下了有关塘栖的锦绣诗文。也有如李流芳、徐霞客因种种的机缘巧合,在他们的著作当中留下了塘栖的印记。有记载表明,画坛巨匠如蓝瑛、吴昌硕、张大千等都曾客居塘栖,尤其是吴昌硕特爱超山香雪海,有遗愿死后葬于超山,他的墓地如今成了一个著名的景点。清末文澜阁复建和补抄藏书的功臣之一——仁和王同,光绪年间进士出身,但热爱教育,曾在塘栖栖溪讲舍设帐授徒,为培养学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,并且留下了一部翔实的《唐栖志》,为历史上塘栖的文化事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。现代漫画家、散文家丰子恺的老家在崇德(今属桐乡)石门,民国间沪杭铁路通车,他要到杭州,从他的家乡石门缘缘堂出发,坐一个小时的航船到许村,再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就到杭州了。但是他没有这样,而是舍快就慢,坐着由人划的小船沿运河经塘栖去杭州。傍晚时分到了塘栖之后,上岸去吃夜老酒,酒足饭饱之余,便在街上散步,买些白沙枇杷分给船娘,这是何等的赏心乐事!(《缘缘堂随笔》)现代诗人、学者俞平伯有《一九五五年南归杂咏》诗云:

浮家一舸苏杭道,纨绔年光笑要多。

重过长桥风景似,独将华发愧春波。

诗末有注曰:“先祖母姚氏,塘栖人。”他们以诗文歌咏塘栖,寄托了对塘栖深厚的感情,他们的诗文也增加了塘栖文化的魅力和厚重度。

有人以为塘栖是用运河之水浇灌的一朵奇葩,笔者曾经说过:“如果把浙江诸多名镇比作粒粒璀璨明珠,我以为塘栖镇是镶嵌在杭州市余杭县境、古运河畔分外夺目而又耀眼的一颗。”(《塘栖镇志·序》)不管怎么说,塘栖是因河而兴,塘栖是大运河为人类造就的万千福祉之一。如今人们关注古村镇的保护,我以为保护文化,延续文脉为第一要务。一个古村镇的文化和文脉的形成,是需要经历漫长的岁月的。我们的责任是要整理发掘这些古村镇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使之在新的时代继续涵养我们,并发扬光大和创造新时代的文化。

目 录

前 言

第一章 传说中的塘栖

- 一、春秋末期有关塘栖的传说 /1
- 二、南宋福王庄和六妃墓等的传说 /3
- 三、唐珏隐居唐栖的传说 /7

第二章 塘栖成镇年代

- 一、塘栖建镇没有千年 /13
- 二、塘栖建镇应在明中期 /15
- 三、塘栖建镇以后三次大的劫难 /18

第三章 塘栖的桥和街

- 一、塘栖的古桥 /24
- 二、塘栖的古街 /34

第四章 塘栖的乾隆行宫和园墅别墅

- 一、塘栖的清行宫和近代建筑 /45
- 二、塘栖的文人园林别墅 /62

第五章 塘栖的寺庙道观

- 一、清流禅寺 /75
- 二、大善寺 /76
- 三、慧彰禅院 /80
- 四、资庆院 /81
- 五、广济庵 /82
- 六、北圣院 /82
- 七、绿野庵 /83
- 八、普济院太平庵 /83
- 九、大觉禅寺 /84

- 十、唐栖寺 /84
- 十一、奉真观 /86
- 十二、水南庙、水北庙 /87
- 十三、东岳庙 /87
- 十四、古英济侯庙 /87
- 十五、靖江王庙 /88
- 十六、张侯祠 /88
- 十七、保济戴侯祠 /88
- 十八、利济侯金总管庙 /88
- 十九、关帝祠 /89
- 二十、三圣阁 /89
- 二十一、大悲庵 /90
- 二十二、金龙四大王庙 /90

第六章 塘栖文人雅集和诗社

- 一、东园诗会 /91
- 二、绿雪堂白杜鹃花诗会 /94
- 三、传经堂诗文会 /98
- 四、横潭诗社 /99
- 五、雁楼诗会 /101
- 六、群玉斋诗社 /102

第七章 塘栖文人藏书、刻书与卓氏文字狱冤案

- 一、明清塘栖著名藏书楼 /104
- 二、塘栖的佛寺藏经 /122
- 三、塘栖文人刻书 /125
- 四、清乾隆间塘栖的文字狱冤案 /127

第八章 塘栖的文化名流与科举

- 一、塘栖词学名家，奉祀于西溪秋雪庵者 /132
- 二、曲苑高手，剧坛生辉 /135
- 三、科举盛事，荟萃群英 /138

后 记 /149

第一章 传说中的塘栖

一、春秋末期有关塘栖的传说

(一) 镇西伍子胥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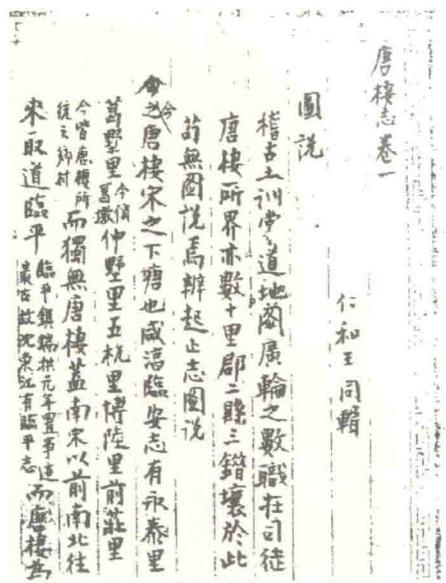
塘栖镇之西五里，旧有伍子胥宅，传为春秋末期吴国伍子胥避难处，又说：“昔伍公临御御于此。”此说最早见于清初张之鼎（一作鼎，下同）的《栖里景物略》。清乾隆年间何琪（春渚）撰有《唐栖志略》，虽略而内容甚丰富，书中“古迹”篇中说伍子宅“相传子胥避难之所。其傍村港皆名伍林”。关于镇西伍子胥宅的传说，何琪引陆进（葇思）诗云：

往事兴亡几代余，土人犹说伍公居。
吴宫越苑今何在？荒草寒烟古木疏。

又引张超微诗云：

闻说英雄伍大夫，避仇曾宿此中乎？
越王自沼吴官后，铁垒金城亦已无。

对于塘栖镇西五里的伍子胥宅或说为伍氏避难处，或说为伍子胥临御处的传说，清光绪间仁和王同撰《唐栖志》卷五“遗迹·名贤古里”中认为，避难之说不可信，这是因为伍子胥自楚奔吴道不经塘栖。春秋时塘栖地域本位于越国境内，“吴伍子胥宅，何以在此”，此说甚是。故而王同认为，吴越之战，伍子胥作为吴方主将或临御于此，避难则非也。王同（1844—1909），仁和人，清光绪三年（1877）进士，曾官刑部主事，曾历主梅青、龟山、塘栖栖溪讲舍等书院，又曾助丁丙补抄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，文澜阁重建后任书阁董事，学问淹博。俞樾为



王同《唐栖志》光绪十五年(1889)手稿本

《唐栖志》作序时称，王同主塘栖栖溪讲舍三年，“征文考献，哀然成书”，“然读此志也，叹其考索之勤，与其编辑之瘁”。可见王同是位学问家，其考索塘栖有伍子胥避难处为非，而为“伍公临御或有之”，是比较客观而科学的。

(二) 镇北十里越王勾践屯军处“勾垒”

“勾垒”即是勾践城堡，屯兵之所。何琪《唐栖志略》卷上“古迹”门称：“勾垒在镇北十里，为越王勾践屯军处。其北岸名城头，盖越王曾筑城于此。”何琪引沈去矜诗以证之：

野水悠悠落日斜，断刀遗镞半沉沙。
兴亡说尽无人会，几处墩楼噪晚鸦。

又引张祖定诗云：

几年臣妾向姑苏，甲士三千竟沼吴。
伯业可怜随逝水，萧萧旧垒叫寒乌。

按照何琪所言，“勾垒”应是越国国君勾践与吴王夫差之战的堡垒，所引沈去矜、张祖定诗亦颇悲壮。但王同以为，所谓“勾垒”，应是勾践与夫差之战败后，在勾践退军保会稽之时，为人越后临时休憩之地，此亦可备一说。

总之，伍子胥宅与勾践堡垒（“勾垒”“城头”）均是一种传说，茶余饭后，说古道今则可，而据此以为塘栖历史则非，毕竟缺乏史料的支撑。值得注意的还有，伍子胥宅与勾垒、城头之说，秦汉三国至两晋唐宋均无只言片语记载，所据多为明末清初塘栖兴起之后的文人诗作，而陆进（葇思）诗明言“往事兴亡几代余，土人犹说伍公居”，分明指出这是一种“土人”的传说。

二、南宋福王庄和六妃墓等的传说

(一) 福王庄

传说南宋福王赵与芮在塘栖有庄院，何琪《唐栖志略》称作“王庄基”，王同《唐栖志》作“宋福王庄”。何琪曰：“南宋福王与芮庄院故基也。福王居妃妾其间，一时艳冶之盛，脂膩涨流，今红粉沟、美人埭、洗马池，皆旧迹也。伯颜破临安，福王及宗室驸马随恭帝北行，宫人数百俱自尽。后是地时闻环佩声。有士子月夜凭阁，闻歌云：‘淡淡春山抹未浓，偶然还记旧行踪。自从一入朱门后，便隔人间几万重。’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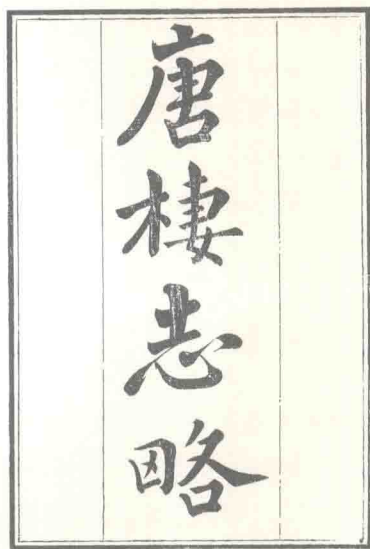
福王赵与芮为宋太祖赵匡胤十世孙，是赵昀（与莒，即理宗皇帝）的弟弟，子孜，因理宗子早夭，于宝祐元年（1253）出继为理宗嗣子，更名为禔，即度宗。故而福王赵与芮地位特尊，前人有诗言：“宋季繁华推福邸，兄天子与子天子。”及至恭帝赵焜德祐二年（1276）春，元兵入杭，太后全氏及恭帝赵焜等尽被掳去大都（今北京），福王赵与芮亦在其列，汪元量《湖山类稿》有《醉歌》十首，其二云：

东南半壁日昏昏，万骑临轩趣幼君。

三十六宫随辇去，不堪回首望吴云。

南宋时的塘栖难道是福王府邸所在地？这位集天子之弟、天子之父于一身的显贵人物难道是位隐士，抛却繁华都城临安（今杭州）跑到几十里外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过悠闲的日子来了？可是潜说友的《咸淳临安志》明明记载着福王府邸和花园是在杭州武林门内的天水院桥，如今还有天水桥这个老地名。

对此，后人对塘栖福王庄曾加考证。青坡生说：西里（塘栖别称，或作栖里）



何琪《唐栖志略》，光绪七年（1881）丁丙《武林掌故丛编》本

为福王的一处别业，据他记载，福王庄园范围袤延数里。深宫复道，别殿妆楼，辇轨毂击之所。四百年来化为烟寰，尘市迷漫，不可复识。这个考证，人多疑之。按青坡生的说法，宋福王庄是福王在塘栖的别业，简直是离宫别院，范围如此之广（“袤延数里”），建筑如此之雄伟壮丽（“深宫复道，别殿妆楼，辇轨毂击”），为何前人并无记载，明清时期是塘栖的发展期，大事建筑，但没有历史遗存的发现和记载。

还是王同说得对。他认为福王府邸不在塘栖，而在杭州天水桥。塘栖的庄院乃是福王的一处御赐庄园。南宋建都杭州后，给皇亲国戚、天子近臣在杭州附近赐地建庄园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，此制到清时犹存。这些庄园种田养猪、绩麻纺织、种菜艺果以供应亲王大臣的需求，《红楼梦》中荣、宁二府不是每年都有黑山村庄头乌进孝进献的各种庄园所产物品吗？

既是庄园，必有守庄之人，还有大批劳作庄丁、庄妇，故有一定的建筑是可以想见的。关于元灭宋后，因塘栖其时漕河未开，福王府宫人避元兵居此，后有自缢自沉者也是很有可能的。

（二）六墓

塘栖与福王庄有关的，还有宋六妃墓（六墓）、皇姑墓、宋宫人墓、宋宫女墓以及水南娘娘庙的传说。这些传说都和宋末时福王随恭帝羁押大都之事有关。

据何琪《唐栖志略》卷上载：“伯颜破临安，福王及宗室驸马随恭帝北行，宫人数百俱自尽。后是地时闻环佩声，有士子月夜凭阁，闻歌曰：‘淡淡春山抹未浓，偶然还记旧行踪。自从一入朱门后，便隔人间几万重。’”福王庄内或有宫女在，但数百未免夸张。而士子月夜凭阁所闻歌声，虽甚凄婉，唯迹近《聊斋》，多不实虚诞之辞。

塘栖有福王赵与芮庄园，庄园周边有墓地也是极正常之事。据何琪《唐栖志略》卷上载：“六墓在镇北村中，福王诸妃墓也。凡六所，因号村曰‘六墓’。”六墓村为清代塘栖地名，今不详。明清时有诗人咏“六墓”。如沈去矜诗：

月底金蚕出墓门，花开宝厝湿啼痕。
江边不见冬青树，犹忆姗姗帐里魂。

又有王丹麓诗：

断碣残碑半掩尘，寒烟衰草不成春。
谁知此地埋香骨，尽是当年掌上人。

张振孙诗：